

學力甚校

钱玄 著



1917-193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校勘学

钱玄 著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9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校勘学 / 钱玄著. —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9
ISBN 978-7-100-16289-0

I. ①校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校勘学 IV. ①G25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40525号

权利保留, 侵权必究。

校 勘 学

钱 玄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京富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6289-0

2019年6月第1版

开本 889×1194 1/32

201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张 7 3/4

定价: 48.00 元



钱玄先生在书斋中

(1993年6月，王继如摄)

目 录

绪 言	1
第一章 字句校勘	10
第一节 误字	14
一 形近而误	14
二 音同、音近而误	24
三 一字误为二字、二字误为一字	29
四 不明词义而妄改	35
第二节 衍文	40
一 涉上下文而衍	40
二 涉注文而衍	41
三 后人旁记之字而误入正文	46
四 不审词义而妄增	47
第三节 脱文	50
一 不慎而误脱	50
二 不审文义而妄删	56

第四节	倒置	58
一	字的倒置	58
二	句的倒置	63
第五节	多重误例	65
第二章	篇章校勘	69
第一节	解说误为正文, 另加篇名例	71
第二节	解说与正文未加标明例	74
第三节	正文夹解说例	76
第四节	篇章次序倒置例	78
第五节	分章分篇错误例	80
第三章	句读及标点校勘	84
第一节	句读校勘	84
一	释句读	84
二	句读校勘举例	90
第二节	标点校勘	100
一	不明词义误用标点例	102
二	不明专名误用标点例	106
三	失检事理误用标点例	110
四	不明语法误用标点例	113
五	不明记言起讫误用引号例	115

六 不明引语失用引号例	118
第四章 补阙	121
第一节 用同书别本校补	121
第二节 用本书及相类之书校补	126
一 从本书上下文来推究补阙	127
二 用相类之书校补	129
第五章 校勘方法	135
第一节 对校法	135
第二节 本校法	146
第三节 他校法	149
第四节 理校法	157
第五节 综合校勘法	171
第六节 校勘处理方式	181
一 定本式	181
二 底本式	183
三 札记式	184
第六章 校勘学简史及重要著作	186
第一节 校勘学开创时期	187
一 校勘学的奠基人刘向、刘歆	187

二	郑玄校勘群经·····	192
三	高诱校释《淮南子》等书·····	197
第二节	校勘学发展时期·····	198
一	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·····	198
二	颜师古《汉书注》、《匡谬正俗》·····	201
三	朱熹《昌黎先生集考异》·····	204
四	彭叔夏《文苑英华辨证》·····	206
五	刘绩《管子补注》·····	208
第三节	校勘学全盛时期·····	212
一	清代朴学的开创者顾亭林·····	212
二	吴派校勘学家——惠栋、钱大昕、顾广圻等·····	214
三	皖派校勘学家——戴东原、卢文弨、段玉裁、 王念孙、王引之、阮元、俞樾、孙诒让、于鬯等 ·····	217
四	章学诚《校雠通义》·····	222
第四节	校勘学新的发展时期·····	224
一	出版大量善本书，编制专书索引及善本目录·····	224
二	发现和整理大量竹木简、帛书、敦煌遗书、碑刻 ·····	226
三	本期校勘成果·····	231

绪 言

校勘，是指用精密的方法、确凿的证据，校正古书中由于抄写或翻刻等原因而产生的字句、篇章等错误。这是整理古籍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，也是查阅古籍的人必须具有的基本功。

校勘学，是研究有关校勘问题——如校勘的对象、校勘方法、校勘史等的一门学科。它应该属于文献学的一门学科，因为它是以前文献为研究对象的。它跟文字学、训诂学、音韵学等都有密切的关系，校勘需要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的知识、理论来进行工作，所以校勘学是一门综合的、应用性的学科。

校勘最早称“校”，或称“校讎”。刘向在他所著的《别录》中，经常把“校”和“校讎”同时互用。如：

(1) 汉刘向《晏子书录》：“所校中书《晏子》十一篇，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史书五篇。”^①

① 姚振宗辑录：《别录佚文》，《师石山房丛书》本。

2 校勘学

(2) 又《孙卿书书录》：“所校讎中《孙卿书》凡三百二十二篇，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，定著三十二篇。”^①

刘向对“校讎”这个词有个解释：

(3) 《文选·魏都赋》李善注：“《风俗通》曰：按刘向《别录》：‘讎校，一人读书，校其上下，得谬误，为校；一人持本，一人读书，若怨家相对。’”^② 按“相对”下应脱“为讎”二字。

《太平御览》卷六一八也引刘向《别录》，略有不同。李善注引作“一人读书”，《太平御览》引作“一人读析”^③。“析”字在这里不好讲，疑是“札”字之误。札，指竹简、木牍。刘向以为：一个人读书，从本书的上下文而校正错误，这叫校；两个人对校，一个拿着书，看着、听着，另一个拿另一种本子读，发现两种本子有不同，就校正错误，这叫讎。在古书中“校”和“讎”常常是通用或连用。

“校”的本义，据《说文》：“校，木囚也。”即今之木枷。校正、校讎的意义是它的借义。据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在《周

① 姚振宗辑录：《别录佚文》。

② 萧统编，李善注：《文选》，中华书局 1977 年版，第 106 页。

③ 李昉等撰：《太平御览》，中华书局 1960 年版，第 2776 页。

礼·夏官·校人》下云：“若从手旁作，是比较之字耳。”那么陆德明认为校正、校讎的“校”应作“校”。但是《说文》无“校”字，古书中也均用“校”字。“勘”字《说文》未收，《说文新附》：“勘，校也。”《玉篇》：“勘，覆定也。”勘亦即刊字。《说文》：“刊，剟也。”是削的意思。古书写在竹简上，写错则用刀削去后改正。所以《玉篇》：“刊，削也，定也，除也。”列了三个义项。校勘二字连用成为一个双音词，产生较后一些，可能六朝时才有。

(4) 南朝宋沈约《上言宜校勘谱籍》：“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、左民尚书，专供校勘。”^①

(5) 宋欧阳修《书〈春秋繁露〉后》：“予在馆中校勘群书，见有八十余篇，然多错乱重复。”^②

以后常沿用“校勘”一词，但“校讎”这个词也还用。

校讎这个概念，从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。西汉刘向、刘歆父子从事校讎工作，涉及面很广，除了校正字句错误外，还包括定书名，编目录，辨真伪，辑佚文等。这是确定了广义校讎的范围。后来宋代郑樵《通志·校讎略》、清代章学诚《校讎通

① 严可均辑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梁文》，中华书局1958年版，第3110页。

② 《欧阳文忠公集》，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本，《外集》卷二十三，第4页。

义》、近人张舜徽《广校雠略》等所讲的内容，基本上都属于广义校雠。至于一般专指校正古籍中字句错误的工作，是属于狭义的一类。此后为了使概念的内涵明确，凡属于广义的称校雠，也称文献学，属于狭义的称校勘。这个办法是可取的。现在一般人也都照这样用了。本书所讲的校勘学，是指狭义的。

古谚说：“书三写，鱼成鲁，帝成虎。”（见《抱朴子内篇·遐览篇》）古书中有误字、脱文、衍文等，早在先秦就有这种情况。如《春秋·桓公十四年》：“夏五，郑伯使其弟语来盟。”《公羊传》云：“夏五者何？无闻焉尔。”^①照《春秋》常例，应该说“夏五月”，下面加上干支纪日，然后接上说“郑伯使其弟语来盟”。现在只有“夏五”，下面有阙文，所以《公羊传》说“无闻”，即不知道。可见《春秋》上的阙文，早在《公羊传》之前。又如《吕氏春秋·察传》：“子夏之晋，过卫，有读史记者，曰：‘晋师三豕涉河。’子夏曰：‘非也。是己亥也。夫己与三相近，豕与亥相似。’至于晋而问之，则曰‘晋师己亥涉河’也。”^②“己亥”误为“三豕”是很可能的事实。“己”字缺两短竖，就误为“三”字。“亥”与“豕”的古文相同，《说文》也说“古文亥为豕，与豕同”。

到西汉时期，由于秦时焚书，汉初的书多出自壁中，竹简断损，帛书烂缺，脱漏、错误，更为严重。刘向的《别录》及

① 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2221页。

② 陈奇猷校释：《吕氏春秋校释》，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1527页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，都反映出这种情况。

(6) 刘向《晏子书录》：“中书以‘夭’为‘芳’，‘又’为‘备’，‘先’为‘牛’，‘章’为‘长’，如此类者多。”^①

按“中书”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颜师古注：“中，天子之书也，言中以别外。”“中书”指宫中秘府所藏之书。

(7) 又《列子书录》：“章乱布在诸篇中，或字误：以‘尽’为‘进’，以‘贤’为‘形’，如此者众。”^②

这里有的由于形近而误，如以“先”为“牛”；有的由于声近而误，如以“章”为“长”、以“尽”为“进”等。至于脱字更多。如：

(8) 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。《酒诰》脱简一，《召诰》脱简二。率简二十五字者，脱亦二十五字；简二十二字者，脱亦二十二字；文字异者七百有余，脱字数十。”^③

以上例子是说西汉的情况，后来因为字体变化，辗转翻刊，所以

① 姚振宗辑录：《别录佚文》。

② 姚振宗辑录：《别录佚文》。

③ 王先谦撰：《汉书补注》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，第 869 页。

书中的错误，更为严重。下面以两本常读书为例，并举一些数字来说明严重的程度。

(9) 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序》：“《礼记》七十卷之本，出于吴中吴泰来家。乾隆间，惠栋用以校汲古阁本，识之云：讹字四千七百有四，脱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，阙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，文字异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，美文九百七十有一。”^①

《礼记》从来是官定的经典，过去读书人都要读。上述《礼记》七十卷本是宋刻本，汲古阁本是清初刻本，两个本子相去仅四百多年，而汲古阁本的错误竟如此之多，真是想不到的。其他不属于经典之类的书，其错误更多，无庸说了。

又如《通鉴》也是常读的书。近人章钰用宋刻本九种校清胡克家翻刻本，书中的错误也是惊人的。

(10) 章钰《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》：“辜较二百九十四卷中，脱、误、衍、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；内脱文五千二百余字，关系史事为尤大。”^②

① 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227页。

② 《资治通鉴》，中华书局1956年版，第8页。

这确乎是“关系史事为尤大”。一句中错一个字，尚且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意思。现在一本书的错误以千万计，脱文有几千字，那真是满目疮痍，不能卒读。小则文句不顺，张冠李戴；大则是非颠倒，黑白混淆。

以上说的都是宋以后的刻本上的错误。那么宋代及宋以前的刻本，是不是好一些呢？事实并不是这样，错误同样是严重的。这里举一个例子。宋时杨文昌曾用九种《论衡》旧本互校。杨在他的《论衡序》里说，改正了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。^①再举一例，宋洪迈《容斋四笔》卷二云：“因记曾纮所书陶渊明《读〈山海经〉》诗云：‘形夭无千岁，猛志固常在。’疑上下文义若不贯，遂取《山海经》参校，则云：‘刑天，兽名也。口中衔干戚而舞。’乃知是‘刑天舞干戚’，故与下句相应，五字皆讹。”^②一首诗中，有一句全句五字皆误，其错误严重竟至于此。可见宋刻及宋以前旧刻，均不宜迷信。

为什么古籍中错误这么多？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(11) 孙诒让《札迻》自叙中说：尝谓秦汉文籍，谊旨奥博，字例文例，多与后世殊异，如荀卿书之“案”，墨翟书之“唯毋”，晏子书之以“敝”为“对”，淮南王书以“士”为“武”，刘向书以“能”为“而”，骤读之几不能通

① 刘盼遂：《论衡集解》附录，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，第598页。

② 洪迈：《容斋随笔·四笔》，扫叶山房本，第4页。

其语。复以竹帛梨枣，钞刊屡易，则有三代文字之通借，有秦汉篆隶之变迁，有魏晋正草之混淆，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，有宋元明校槧之靡改。逖径百出，多岐亡羊，非覃思精勘，深究本原，未易得其正也。^①

孙氏从历史角度，归纳了古书中字句等错误的原因：有由于不明古书用词、文例而误改的；有由于不识古字、草书、俗字而误的；有由于传抄翻刻而误的，总之原因很多。王念孙也曾概括古书致误的原因。他说：“推其致误之由，则传写讹脱者半，冯意妄改者亦半也。”^② 传写讹脱是无心之误，凭意妄改是有心之误。

校勘古书必须正确运用校勘的方法，辨别是非，改正错误，绝不能粗心大意，更不能凭意妄改；不然则古书中的错误将愈改愈多，或者旧的错误改掉了一些，而新的错误又产生了。那么正如宋人朱弁所说：“校书如扫尘，随扫随有。”^③ 最近，吴金华《新版〈三国志〉校记》一文，提到中华书局新版标点本《三国志》，就有“随扫随有”的误文情况。

(12) 中华书局标点本《三国志》自 1959 年 12 月发行第一版，至 1975 年 4 月已印刷六次。1982 年 7 月出了第二

① 孙诒让：《札迻》，光绪二十年辑校本，第 3 页。

② 王念孙撰：《读书杂志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，第 962 页。

③ 朱弁撰：《曲洧旧闻》，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，卷四，第 32 页。

版（以下简称“新版本”），对于第一版中的校点疏误有所补正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新版本不仅没有扫清第一版中为数不多的印刷错误，反而在这方面出现了更多的毛病。以下就我翻检所及，列举三十二条，供读者和出版者校正。^①

文中所举的三十二条，五条是沿第一版之误而未改的，其余二十七条都是新增的错误。这三十二条，极大部分是形近而误。如：

土误作士	己误作已	日误作曰
贼误作败	子误作字	即误作既
拖误作施	典误作曲	

这些错误，只要在校对时注意一些，完全可以避免的。我们为了发扬祖国的文化，整理古籍，就应该以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、科学的态度，把好校勘第一关。这不能看作一字一句间的小事，而是研究祖国文化、振兴中华的千秋大业。

^① 吴金华：《新版〈三国志〉校记》，《文教资料简报》1985年第2期。